

沉思默想

什么是幸福？

□王佐良

什么是幸福？这个问题困扰了人类两千多年。

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经逢人便问：“什么是幸福的生活？”当然，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，没人能把幸福这样一个抽象的词和自己内心对生活的感受联系起来。苏格拉底很失落，因为没人聆听他的高谈阔论，他还有很多问题，像“什么是真理”、“什么是美”、“什么是爱情”等等。面对苏格拉底狡黠的目光，深知他的雄辩才略，被问者往往敷衍搪塞，一走了之，免得被他拖住，纠缠一堆谁也弄不清楚的问题。

我也为苏格拉底的问题伤脑筋，我可能轻松地说过得幸福还是不幸，但究竟什么是幸福，我真的说不出来。

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不断提出新的问题，什么是知识？什么是权利？什么是现实？什么是存在？还有，我们知道什么？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什么？……哲学远离了人们的生活，成为哲学家们在宁静的夜晚仰望星空时的苦思，或者在烛光下奋笔疾书时的意趣。

两千多年过去了，世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城市的星空不再那样深邃悠远，明亮的电灯也让夜晚不再神秘，引人遐思，人们厌倦了高深莫测的思辨、自我困扰的诘问，哲学沉默了，圣贤先哲们的巨著开始在书架上积攒灰尘。上世纪二十年代，德国哲学大师海德格尔的《存在与时间》详细阐述了人的存在与时间的关系，但人们读了他的书，思考的不是“什么是幸福”，而是“既然存在死亡，我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？”哦，这是哲学家要做的吗？这不是要把哲学引向宗教吗？怪不得他说，现在人类面临的问题，需要一种新的哲学来解决。有人称，他所说的新哲学，实际上就是宗教。呜呼，哲学与神学论战了两千六百多年，真的要败下阵来，躲到神坛的阴影里了？

岂止是败阵？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奥地利青年维特根斯坦发表了著名的《逻辑哲学论》，他声称，人们不知道自己说的幸福、真理到底是什么，哲学的任务就是让思想避开语言为它设下的圈套，因此，“哲学问题应当完全消失”。这岂不是说根本就不应该问什么是幸福、什么是真理、什么是……

此后，有人认为，哲学本质上是概念的分析。于是，“什么是幸福”就变成了对“幸福”的概念进行词义的解析。这倒简单了，根据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幸福：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。看来，哲学=词典！老苏格拉底实在不怎么样，这么小学生的题目，居然还拖了两千多年！可是，抠字眼的哲学家又问：请问，什么是境遇？什么是生活？什么是心情舒畅……啊，原来真的是圈套！此题无解。但且莫急，人们又说，实际上每一种学科和活动都有自己的哲学！我们一下子就有了五花八门的哲学，数学哲学、语言哲学、道德哲学、医学哲学、牙科学哲学……哦，我终于明白了，解答什么是幸福的问题，现在已经有了——幸福哲学！好啦，就让幸福哲学家们去闭门思索吧，不关我们的事了，我们无论怎么幸福地过，或者不那么幸福地过，都不用再惦记老苏格拉底了，等着就行了！反正海德格尔说过，他的全部思想就是一种等待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只管喝着茶，听着音乐，悠悠游哉，等着幸福哲学给我们解答吧。

不过，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

- 什么是幸福？这个问题困扰了人类两千多年。
- 幸福这件事情，真的是要靠自己。
- 空空荡荡的村庄，起码还有我堂叔这样一个幸福的人。
- 在能够相守的时候，彼此珍惜，一起守望一段尘世里的幸福，足矣。

留学日记

幸福这件事情要靠自己

□刘小湘

昨夜天凉风劲，九点半，我正在家里忙碌着整理课堂笔记，突然有个今年换到其他城市的女朋友打来了电话。

姑娘在电话里说，本来想回L市来探望一个朋友，来个surprise。谁知刚刚打电话，朋友却说不方便接待。她说想在我这里借住一晚，我说好，“你来，到了给我打电话”。

我下去接她的时候，姑娘正坐在地铁口旁边的台阶上，仰着头拿张纸中默默地擦眼泪。见到我她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真是人走茶凉……幸亏还有你在。”

我知道她说的朋友是她的男友，为了这个男生她留在法兰西念这个可有可无的书，放弃回家之后安逸的幸福生活，只是为了这份刚刚开始几个月的爱情。

我默默地挽起她的手，希望给她力量。

到家之后迅速烧热水泡脚，玫瑰花茶给她，将备用床垫放倒，铺上白床单，给她拿来被子和枕头，怕她冷，又打开了暖

风。

她的男友这个时候打来电话，姑娘让我替她接。我拿起电话跟他说她晚上睡在我这，让他不要担心。男生的口吻是带着恼火的责备，说你跟她让她早点休息吧，干什么大晚上的跑到L市来一个人在外面乱逛。我脑子里咯噔一下，冒出一股无名火，问他，那又怎么了？他听出我态度不好，也是一愣。我说，你还要和她说话吗？

姑娘老大不情愿地接过电话去。电话里她仍然是温柔可人，低声细语用家乡话跟男生说，我真的不是特意来找你的，我是来这边的银行拿我的支票簿，天黑黑的你不要跑，你们新生联谊嘛，好好玩吧，我都已经洗完澡准备睡觉了。然后两个人互道晚安扣掉了电话。

其实那个时候她屁股还没坐热呢。

我问她，你拿支票簿干吗不周六再来，你明天不是还有课吗？

姑娘不说话。

夜里我躺在床上看书，听到她在那里啜泣。

那一刻我突然很庆幸。庆幸我没有为了任何人放弃年少时出国念书的初衷，庆幸我现时留在法兰西的土地上，不是为了任何人，而是为了我自己。我疼爱自己，努力地学习、生活、成长、成熟、实现目标，满意却又不满足于自己的状态，每天一点一点变得更好。我庆幸，在这个国度这个城市仍然有那么多人朋友让我信赖和依靠，我庆幸，就连我做菜失神烫到自己的时候，心里想的也是猪扒要烤30分钟还是25分钟，而不是另外一个男人。

幸福这件事情，真的是要靠你自己。你努力地学习、工作、生活，每天运动，不间断地读书、思考，经常旅行，爱音乐爱电影爱烹饪，爱生活中的各种小情趣。你和他相爱多年，心心相印，你温柔体贴行尽了女性的责任，你以他的喜乐为自己的喜乐，你眼里除了他没有任何人，可是你的爱人仍然有可

能随时不再爱你。

所以我要的幸福，必须来源于自己。

我想起懒妖精16个月之前跟我说的话，她说她的安全感来源于她自己。我开始变得和她有些相像。

最近在纠结一些问题。不得不承认对于有些事情的预期和现实并不一样。年纪小的时候从来不知道有一种感觉叫无可奈何、无能为力，而长大到现在终于明白有些结果是我们必须要接受的。想要什么，就一定要自己努力去争取，不要寄希望于他人，更不要苛责他人。

杂乱无章的这些，就是这些日子关于幸福的心情。

姑娘一大早就把回学校的火车票从周一换到了今天中午，踏上了回程的路。吃早饭时她跟我说她恨不得立刻买一张机票回国，毕竟这边学校的专业也不是她喜欢和擅长的。我不知道她最终会怎么选，但我相信她从来都是明智的，希望她会过得更好。希望我们都会过得更好。

市井百态

最原始的幸福声音

□李晓

我回到乡下，去探望故乡。

我听见山梁上有咩咩的叫声，是羊吃饱了草后欢喜的叫声。那是我的一个堂叔在放羊。我悄悄跑到山梁，看见堂叔躺在山梁上，他鼻孔里发出哼哼声，却没看见鼻孔在动。我明白了，堂叔最舒服的时候，鼻孔里就会哼哼出声。我想起多年前以前，堂叔有天靠在山里一棵树上打瞌睡，他并不是在守株待兔，只是干活累了，靠在树上让疲惫的骨架松弛一下。突然听见风吹草动，他一睁眼，发现了一只野兔，堂叔眼疾手快，摸起扁担挥舞下去，那只野兔就成了堂叔的囊中之物。那次正好回去，就和堂叔把野兔炖了。他喝了老酒，沙哑的嗓子哼了几句“天上掉下一个林妹妹”后，就躺在坝子前的草垛上，眯起眼睛，嘴里发出哼哼声。

故乡已经在岁月里寂寥下

去，有时一个人在山道上走着走着，迎面碰见一个人，往往就会吓一跳。听一个人说过，这人不是被灾难性的场面吓坏了，常常是被自己的一些想象吓着了。迎面碰见的那个人，让你自己一时也恍惚谁是真正的人。而我回到故乡，寂静之中，听见堂叔的哼哼声从风中传来，我就感到，空空荡荡的村庄，起码还有我堂叔这样一个幸福的人。

我在城里，很少听见这样的哼哼声了。很多人说，有了快感就赶紧喊，就尖叫，或者呻吟。一个诗人在冬天洗冷水澡，满面通红，大声喊：爽，爽啊。

在城里，其实我也听见了哼哼声，不是在老葛黄树下，是在老澡堂里。那是十多年前的老城，伍大爷每天下午的一门功课就是去老城一条巷子里的澡堂搓澡。我那时也好上了这一口。我在澡堂的热气弥漫里，和古稀

之年的伍大爷赤裸相对。伍大爷躺在澡堂里的木板上，让那里专门搓澡的吴老二做全身按摩。我听见，伍大爷嘴鼻里也发出哼哼声，仿佛在说，舒服啊舒服。有一次，伍大爷突然翻身而起说：“老二啊，你给我按摩了这么多年，我来给你按一回吧！”吴老二大惊失色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。”但终拗不过伍大爷，于是吴老二躺下，伍大爷为他做按摩。那一次，我听见吴老二也发出了舒服的哼哼声。等我走进来给吴老二点烟，发觉他的腮边滚动着泪，也许是澡堂里的水汽凝结？那一次之后，据说伍大爷去搓了半个月的澡，就没再去了，一病不起，直

到逝去。而今，伍大爷的骨灰葬到窗边，让阳光收去一些水分。澡堂早已灰飞烟灭，那地块已睡在大水之下。有时我去江边漫步，看水上咕噜咕噜腾起细小的浪花，恍惚以为是澡堂里的热气又蹿上来了，似乎还听见了伍大爷发出的哼哼声。

浪花，恍惚以为是澡堂里的热气又蹿上来了，似乎还听见了伍大爷发出的哼哼声。

在城里的喧嚣市声里，还有一个人在老城墙下发出哼哼声。他是鲁诗人，靠在老城墙下冥想了几句好诗，嘴里发出得意的哼哼声。我想起前不久，一个农民工在附近一条街上的彩票站里，中了几十万大奖，兴奋得挥舞扁担一路大叫，多沉不住气啊。这鲁诗人年过五十还在写诗，我一直以为，人过四十还在写诗就已是一个奇迹，不是老天真就是幻想狂。但鲁诗人不顾这些，他在幻想国里发出哼哼声，难道你能说他不幸福？

有天深夜我醒来，竟听见自己嘴里也发出奇怪的哼哼声，还哑吧着嘴。我才想起，刚才是在梦境里和貂蝉相会了。在梦里我对貂蝉说，明天早晨，我们去树叶上收集露水吧。

速写人生

与绿萝一起守望幸福

□施立松

她来我家时，已玉立亭亭，好模好样。好似装扮一新的小家碧玉，没有花轿，没有喇叭，就出了嫁。

七月阳光灼人的午后，我沉在一个寒冬的梦里：冰天雪地，唯我茕茕独行，不知何去何从，累，却不能停歇。睡眠惺忪里，我见到了她。身上的汗，心里的寒，都还未退去。她进门，立在鞋柜旁。我们默默相对。我惊诧于她的绿，像涂了油似的，锃亮水灵。她的枝条，垂在我的玫瑰凉鞋上，像要穿着登堂入室，与我一起度过晨昏昏、寒来暑往。好似一个妙龄女子，在生命最华彩的时刻，将一生托付给我。我惊慌失措起来，我承载得起这样一个华彩生命的重托吗？

送她给我的人说，一杯水即可。三五天一杯水，你不会连这也吝啬吧？

我是不信的。世上哪有这

么简单的事？哪一种美丽不是用足了十二分力气，哪一段相守不是耗尽心力？

左边的书架上，曾栖居过一株秋海棠，她来的时候，花正好，叶正绿，在青瓷盆里，说不出有多妖娆。我是真心待她好。浇水、施肥、光照，都按书上说的，一丝不苟。我每天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是看她，否则无法安心做事。可是她，一点点枯萎了，任我千百般挽留，都无法阻止她香消玉殒。懂她的人断言，是我爱得太用力了，成了她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。爱是生命的盐，必需，但多了，却会让生命脱水。

窗台上，曾有一盆大丽菊，鲜艳的花朵像一群一年级新生。花开得真是多啊，早一朵晚一朵，好像开不尽似的。山寒水瘦的季节，冰冷的窗台，因了这些小精灵，不知道引来多少目光的追逐。可仿佛一夜间，她说

凋零就凋零，不由分说，毅然绝然，干枯萎落。有些花，就像有些人，只在你的生命里开一季。

既然注定要结一段尘缘，那就一起走吧。移她到客厅与书房的过道间，我想的居然是，她要成为我生命里怎样的过往。

她的叶太茂密了，盆中的土又是黝黑的，看不出干湿，水浇了半杯，想想，再浇一点儿，又立刻担心浇多了，忙把她移到窗边，让阳光收去一些水分。她的叶片上落了尘，我用轻柔的棉布一点点轻轻拭去，生怕伤到她的柔肤嫩肌。秋天，她黄了一片叶子，第二天又黄了一片，我胆战心惊，难道，她也会在秋天凋零吗？好在过了些天，她没有新的黄叶出现。她的枝条纷纷爬到地上，向一旁的青花瓷瓶攀去。一天夜里，我回来迟了，去看她，不小心踩到她，整根枝条都扁了，第二天一看，

那根枝条已现出垂死的苍绿。我犹豫着要不要剪去，人们不都是把坏死了的肢体截了去，舍末保本吗？可我下不了手。我受过伤挨过痛的手，已无法拿起白刃伸向活生生的生命。我出差几天回来，她受伤的枝条，除了一道暗痕，竟若无其事地伸展进了书房。

我的心终于平和下来。每周末浇完水后，和她一起到向阳的阳台，我看书、听歌、绣十字绣，她则用枝条逗着阳光玩。夜半，我在她身边，写字、做题，再不会像从前那样头昏眼花，她置换出的洁净空气，让人神清气爽。

流年偷换，不知不觉，我们相伴一年了。我已释然，谁不是谁生命里的过客？在能够相守的时候，彼此珍惜，一起守望一段尘世里的幸福，足矣。

她叫绿萝，她的花语是：守望幸福。

编辑：孔昕 邮箱：kongxn3057@163.com